

讲座丛书

第一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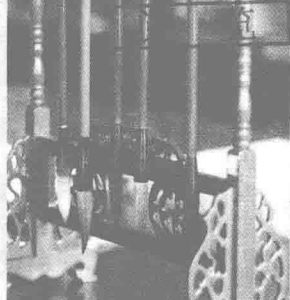
◎ 韩永进 主编

WEN
JIN
YAN
JIANG
LU

文津演讲录

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出



讲座丛书

第一编

◎ 韩永进 主编

文津演讲录

WEN JIN YAN JIANG LU

之十五

1997.1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津演讲录之十五 / 韩永进主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10

(讲座丛书. 第一编)

ISBN 978 - 7 - 5013 - 6212 - 7

I. ①文… II. ①韩…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8552 号

书 名 文津演讲录之十五

著 者 韩永进 主编

编辑小组 陈红彦 谢冬荣 萨仁高娃 赵大莹 曹菁菁
孟 化 戴 季

责任编辑 许海燕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6212 - 7

定 价 48.00 元

编辑小组 陈红彦
谢冬荣
萨仁高娃
赵大莹
曹菁菁
孟 化
戴 季
责任编辑 许海燕
封面设计 程言工作室

前言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曾经被众多的读者亲切地称为“老北图”，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成功地举办学术讲座而为社会各界人士所称道，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都曾作为这里的主讲人传道授业、答疑解惑。2001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分馆（现古籍馆）为继承“老北图”的优良传统，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图书馆扩展文化功能，全方位、多角度传播文化信息的客观要求，举办了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名人系列讲座。昔日曾亲耳聆听老一辈学界泰斗教诲的莘莘学子，如今也作为各学界的骄子走上这神圣而庄重的讲坛。

数年来，我们举办了文史、政经、音乐、美术等系列讲座数百场，听众数万人次。从他们渴望的目光里，我们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从他们满意的笑容中，我们感到了由衷的欣慰。许多专家学者和读者通过讲座，成了图书馆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而更多的人则经此渠道记住了国家图书馆，记住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褒奖。

为了感谢各界朋友的支持，我们选出部分讲座内容，汇集成册，系列出版，给主讲人和听讲者一个留念，给不巧未曾听讲者一份补偿，也给我们的工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所选讲稿，主讲人多为年近古稀的学界名流、文坛泰斗。

他们用毕生心血,焚膏继晷,皓首穷经,故而成绩斐然,蜚声士林。当然,这里所选的部分,并不能代表更不能涵括讲座的全部内容,而且我们自己所做的努力,在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这一宏伟大业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史上,将会留下我们探索的足迹。

编者

目 录

- 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 李明滨 / 1
-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 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
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 张西平 / 27
- 中国历史上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 / 江晓原 / 49
- 晚清民国时期日人来华访书 / 钱婉约 / 73
- 康熙时代的中法科学交流 / 韩琦 / 97
- 晚清西学东渐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文化 / 刘钝 / 123
-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略讲 / 孙尚扬 / 149
- 岁月流珍:西洋画家笔下的华南沿海风貌 / 莫小也 / 175
- 汉代皇家艺术中的汗血马 / 林梅村 / 219
-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200 周年
与伯希和的贡献 / 耿昇 / 249
- 传教士的新衣——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以及范礼安的
“文化适应政策” / 戚印平 / 289
- 匈奴之前的草原霸主:考古与
文献中的独目人 / 郭物 / 323

李明滨

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李明滨,1933年12月生,台北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普希金研究会会长。曾任北大俄文系系主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普希金奖章”,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俄罗斯国情学与中俄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文化史》《俄罗斯文学的灵魂托尔斯泰》《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等,主编高校教材《世界文学简史》《苏联概况》等,译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等。

今天是2012年1月8日,我来“文津讲坛”讲一讲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就是深感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了大批苏联、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引进他们的东西多,而俄国人有没有引进中国文化?有的老作家感叹说“寥寥无几”,这个责任在于懂俄文的人没有及时介绍,以至于造成印象不好。所以我觉得责无旁贷,应当介绍一下,并不仅仅是因为现在讲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好像赶潮流似的来讲一讲,而是确实需要讲。

其实中国文化走进俄罗斯,远比俄罗斯文化走进中国要早得多。如果从正式的有官方协议开始算,到现在为止大概400年了,跨越5个世纪,就是从17世纪到现在21世纪,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不仅有物质文化,还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现根据传播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五段来讲。

一、17世纪以前中俄的间接交流和罕有的使臣接触

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交往在17世纪以前就有了。但因为俄罗斯立国比较晚,5世纪才立国,9世纪才有文字,而9世纪是我国的唐朝末年。我们汉唐盛世的时候有一条重要的文化交流贸易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中亚的草原,一直到里海边上,甚至直接到君士坦丁

堡。那时还没有俄国,所以我们只能说有间接接触,中国各种各样的丰富物产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沿着伏尔加河辐射到未来的俄罗斯的有关地区。

再晚一点,到了我国的宋元时期,中俄接触就多了。举个例子,成吉思汗入主中原以后,已经率领蒙古大军数次西征,到13世纪忽必烈时期,甚至打到俄罗斯古代的首都基辅,就是今天乌克兰的首都,占领基辅后,再一直打到多瑙河畔。元朝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被称作金帐汗国,那时候俄罗斯已经是个封建国家,蒙古军一到,使他们倒退了整个一个历史阶段,进入了游牧民族时代,经济与文化受到严重摧毁。列宁讲“东方亚细亚的枷锁”或者“亚洲野蛮的文明”就是指俄国人不堪重负,有250年左右都在蒙古的铁蹄下生活。到了20世纪列宁讲这个话的时候还非常恨亚洲的野蛮制度,说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封建专制制度,跟欧洲文明不一样。因为欧洲立国以后从10世纪末引进接纳基督教文化,跟汉文化完全不一样。

1480年,蒙古军退出,俄罗斯由基辅迁都到莫斯科,建立新的封建统一国家,但这时已经带有很多东方的国家制度,甚至都有了保甲制度。物质文化方面,当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俄罗斯都受用了,包括饮茶这个习惯,也是成吉思汗时期传过去的。蒙古人先接受了中原文化饮茶的习惯,后来带到俄罗斯。到了有使臣往来的时候,蒙古汗通过哥萨克送给俄国沙皇200大包茶叶。他们当时不懂,回去经过御医化验,说这个茶叶不错,可以治疗伤风感冒,所以就从宫廷传开来了。当时交通很困难,使者带回200大包茶叶还觉得很麻烦,没想到开启了俄罗斯全国饮茶的开端。到了19世纪末全俄罗斯都有了饮茶的习惯,茶叶销量达到1000多吨,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后来他们觉得这么远还这么贵不如自己种,

就在高加索移植茶树,还聘请一位广东高要人刘兆彭到那里去指导,这个人就是今天很有名的《俄汉大辞典》的主编刘泽荣先生的父亲,他在南高加索住了23年,到1924年才回国。他给当地留下了“老茶”品茗,广东话“刘”音“老”,故实为“刘茶”。那个时候已经是苏联时代了,苏联政府在1924年11月13日给他颁发了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了。中国人不但送出了茶叶,连俄罗斯种植茶树都是从中国人开始的。刘兆彭当年赴俄时带去了一双子女,有的就留在了高加索,如今繁衍出一个刘氏家族,住在东格鲁吉亚,成了“刘茶”的传人。

17世纪初叶的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已经有俄罗斯使者往来,两国开始互相试探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中国物产在俄国人的生活中逐渐增多,不但有丝绸、花布、家具和生活器皿,还有诸多农作物品种,不光是茶叶,还有大米、小米、高粱,有的物产的俄文名称直接来自于中国物品的译音,如 гаолян 即高粱。今天俄文的“中国”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过去西夏有个契丹民族——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也写到这个——有一个时期,就用“契丹”作为中国的代称。今天“中国”的俄文叫作“КИТАЙ”,就是从“契丹”音译来的,跟英文的“China”不一样。

二、18世纪俄国引进中国文化初具规模,侧重文物和古籍

(一)开端于俄国社会“迷恋中国”的热潮

18世纪,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已经初具规模了,比较侧重于中国的文物和古籍,有些文物并不是从中国过去的,而是仿做的。古代丝绸之路到了宋元以后就慢慢没落,

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西欧的天主教、基督教这些教士、神职人员由此到中国来,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通讯、游记,引起西方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尤其是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已经兴起迷恋中国的热潮,今天我们叫“中国热”。俄国本来是属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跟西欧的联络更多,这个迷恋中国的热潮通过法文、德文也传到俄国。加上俄国本来和中国也有陆路交通来往,海路和陆路的结合,更引起他们对中国的广泛兴趣。

最早打通俄国和中国之间陆路交通的是哥萨克。哥萨克其实是沙皇时代一些不服专制农奴制束缚的自由民成立的部落,沙皇采取怀柔政策把他们收编,变成一种军事跟生产、社会三结合的团体,慢慢成为沙皇政府向东向南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工具。整个军团向东移民,逐步扩展到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至远东。中国有形的东西像丝绸、瓷器、茶叶等各种各样的物产,是他们要进口并学习的,另外就是仿造中国景物的风气迅速形成。俄国城市彼得堡内,从彼得大帝(1682—1725年执政)起便陆续仿建了中国的许多景致。彼得大帝的夏宫始建于1704年,毗连有占地8公顷的夏花园,与夏花园毗连的谢列梅捷夫喷泉楼,楼内不但有按中国格调装饰的厅堂,花园中的水池边还建有一座中国亭。

18世纪50年代,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1年执政)接任,她也很重视采购中国物品。有史料记载,一辆辆大车装满从中国采购的屏风、漆雕桌子、餐具、大红灯笼,直至丝绸、木器等,穿过遥远的西伯利亚,连绵不断地驶向彼得堡。人们用“伊丽莎白的中国格调”来形容当年的盛况。无论是彼得堡郊外的沙皇行宫彼得宫,还是叶卡捷琳娜宫,都设有“中国室”。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日本室、美国室、英国室,就只有中国室,可见当时对中国的重视。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62—1796年执政)时期受中国

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中国的影响直接到达文化思想层面,因而也比较深广。她即位之初,便做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标榜自己是“开明君主”,甚至允许杂志登载各种各样讽刺时弊的文章。她给法国启蒙主义学者伏尔泰写信,说在她的统治下,俄国农民没有人想吃鸡肉而吃不到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在醉心于中国方面以身示范,不但引进中国的物质文化,还有精神文化,形成叶卡捷琳娜朝代的“中国气派”:她一方面广为收集中国瓷器、漆器、丝绸织物,按中国风格装饰皇宫里的房间并仿造中国园林;一方面在致伏尔泰等人的书简中经常谈到中国。

她甚至把当年中国皇帝统治的政绩理想化,带头在杂志上写诗夸赞中国皇帝,而且满载感情,所以当时的文人顺势翻译一些中国歌颂吏治的文章。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雍正帝的传子遗诏,雍正是一个比较勤勉的皇帝,他对未来的接班人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被翻译成俄文在杂志上发表,说中国皇帝这么好这么严格要求后代;另一个是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的《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这两篇文章在俄国很有影响,在俄国社会里形成一股把中国皇帝理想化的潮流,认为中国的皇帝比沙皇要好,以致后来很多文坛的名人拿这个来批评俄国沙皇政府,如俄国政坛舞弊、贪污、鱼肉百姓等,都被杂志披露。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禁止了这些杂志,但这些作家们还是不甘示弱,一直到19世纪,大作家托尔斯泰在批评俄国沙皇政府的时候还说中国皇帝自己下田耕种云云。

这就是俄国18世纪迷恋中国的热潮,三个皇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景物现在俄国的圣彼得堡保留着,成为圣彼得堡街头的风景。比如当年彼得大帝指挥建造圣彼得堡城时的指挥部前有一对石狮,这对石狮就是从中国的吉林市

运到俄罗斯的,运送的人是当年日俄战争时俄军驻中国东北的一位步兵上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罗杰科夫,他还专门在底座上写了1907年时从满洲的吉林运来,要献给沙皇作为礼品。该指挥部今天是一个纪念馆,石狮就摆在小屋通向甬道的地方,取镇宅之宝的意思。不仅在圣彼得堡街头,在皇宫内部、花园里都有中国的景物。在郊区的叶卡捷琳娜宫、亚历山大宫里面都有中国桥、中国亭、中国室。所以圣彼得堡是一个万国都会,因为它是人工设计建设的,广揽东西方风景,里边中国风景特别多,跟18世纪开始的中国热有很大关系。

(二) 中俄双方进一步互动

(1) 中方官员首次访俄——图理琛出使俄国带去的文化信息

18世纪,中国方面也开始跟俄国产生互动。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阁侍读阿颜觉罗·图理琛(1667—1740)一行四人出使俄国,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慰问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回京,历时近三载。他是中国官方派遣的第一个到达俄国境内的人。土尔扈特本来是蒙古族的一支,向西游牧,一直延伸到南俄草原才定居下来。康熙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子孙,派近臣去慰问。有一个电影《东归英雄传》写的就是那个蒙古族部落土尔扈特部。有些人回归了,清朝便把他们安扎在宁夏、甘肃这一带,现在叫作额济纳旗。但也有一大部分留在南俄草原上繁衍生息了,按照当地的名称叫作卡尔梅克族。蒙古游牧民族进入俄国,有三个部落是蒙古人后裔,东边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人,再向西一点中亚南部,过去叫唐努乌梁海的图瓦人,以及卡尔梅克人。普希金写《纪念碑》一诗,还提到“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他也知道这不是俄罗斯族,而是卡尔梅

克族,其实就是我们的蒙古族。

图理琛是很有教养的官员,他是满族人,通汉满语,在进入俄罗斯国境后,他一路上很重视宣扬中国文化,中国的典章制度、民族、社会生活、宫廷官员,他都认真介绍。哥萨克部族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原来中国这么发达。哥萨克头领向沙皇报告说来人知识高明,果然是一个天朝大国的使臣。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早就能流向俄罗斯?当然是中华古代文明吸引人,不仅仅是物产,精神文明也很吸引人。当然物产丰富也是重要原因,比如现在圣彼得堡、冬宫还有各种民族博物馆都有中国的许许多多藏品,这都是当年国家或民间来往送给他们的。图理琛就是个例子,他到了俄国就送他们丝织品等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一个例子,他随身携带的一把刀,很小很精巧,哥萨克打开一看,眼睛一亮,说中国人居然有这么精细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物品很粗糙。我们常讲“杀鸡焉用牛刀”,他们就没有杀鸡的刀,一把牛刀,既可以杀鸡,也可以杀牛、杀羊、杀骆驼。所以图理琛看到他们觉得新奇,就赶快送给他们,当然为展示中国的物品多好,物质文明果然高人一筹。这就说明古代中华文明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

天津演讲录 15

中国民间把俄罗斯人叫作“老毛子”,古代传下来的称谓带有藐视人家的意思,今天不要这么叫了。但是“老毛子”叫习惯了,为什么?因为民间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化外之民”。北方民族送礼讲究实惠,他们送图理琛的往往是二十四匹马,五十条猎枪,几十张貂皮。图理琛回来向皇帝写了一个报告,三万字不到,叫作《异域录》,全文收在《四库全书》里面。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记录俄罗斯风物的著作。书里面讲,图理琛将第一站哥萨克头领送的马匹,带到第二站转送给下一站的哥萨克。他说这是前一站的哥萨克送给我们的,我现在转送给你们。为什么?这些东西中国都有,中国物华天宝,万物俱备,不

用带回去,显出天朝官员的气量大度。他们都很高兴。

图理琛访俄对中国文化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后来这部《异域录》被三个时代的俄罗斯人翻译了三遍,就是讲中国人怎么看我们的,中国人是怎么样,中国的官员是怎么样。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使者形象,叫作文明的威力。包括坐下来的礼仪、座位都有讲究,左右前后,宴会都那么讲究,果然是礼仪之邦。可是他们俄国没有,所以我们叫他们“老毛子”。当然近代不一样了,近代的“老毛子”有点贬义。到了19、20世纪俄国逐步往外扩张,割掉了中国东北这一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概有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新疆以西大概60万平方公里,合起来大概150万平方公里。实际上,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是俄国,因为领土靠近,再凭借哥萨克的勇猛,所以后来“老毛子”带有贬义。

当然这都是讲历史,现在世界上讲和谐,要各方面友好来往,中国跟俄国的关系是有起伏的,经历了四个阶段,民间都有很好的形容词。第一个阶段叫“老毛子”;第二阶段到了20世纪50年代叫苏联“老大哥”;后来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第三个阶段就叫“老修”,后来看也不大像是修正主义,可能还有点社会主义的因素,他们慢慢地也改正,我们也改口了;现在叫战略伙伴关系。我想,第四个阶段可以叫“老伙伴”,因为跟任何国家关系都没有这么完整的历史延续性。现在翻开新的一章,邓小平同志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好多国家都跟中国称“战略伙伴关系”,但是真正叫得起“老伙伴”的,还是俄国人。跟日本我们很难叫“老伙伴”。所以我们跟俄罗斯的来往是很有渊源的。

(2) 俄方派遣东正教使团长驻北京,学习中国文化呈常态化

图理琛回国时,彼得大帝派人跟着清朝使者来到中国,